

右派现形记

魏可 常宏 著





魏可常宏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右派現形記”和“林希翎右史演義”兩篇章回小說。

“右派現形記”揭露了顧執中、王造時、陸詒等一小撮右派分子的丑惡面貌。

“林希翎右史演義”是寫一個為追求個人名利而墮入右派罪惡深淵的典型人物——林希翎。

這幾個頗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的面貌，在這兩篇小說里，都是被刻劃得很生動而突出的；同時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反右鬥爭中群情憤激、正氣伸張的總形勢。

右 派 現 形 記

魏 可 常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路 58 弄 2 號

上海市刊例出報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號

聯文印刷廠印刷 滬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8/16 字數：31,000

1958 年 3 月第 1 版

195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32,000

統一書號：T10077·741

定價(5) 0.12 元

目 次

右派現形記

魏 可著

第一回	莽臂当車 对鴨兴嘆	报痞生反骨 博士論英雄	1
第二回	一字万金 兩党三報	單師施巧計 部長談火攻	6
第三回	列車南行 分兵并進	陸詒惊惡夢 右派萌殺机	12
第四回	黑云在天 陽光乍露	牛蛇百恣 霹靂一聲	17
第五回	難倒先生 窮追右派	鯀辦揆樹 豺狼現形	22

林希翎右史演義

常 宏著

第一回	稗官開場 狂女入學	除主吉 副玄虛	27
第二回	求愛不成 入團未准	壇差辱 接批評	31
第三回	譏會拼湊 鑽空子追	杰作 虛榮	33
第四回	潛入燕園 溜出北大	流毒 致敗仗	37

第五回	办“广场”群丑献策 搞陰謀女將逞能	39
第六回	看貨色伴作敵陣 吐毒水真当勝局	42
第七回	乐观冒進希翎遭慘敗 急流勇退譚媽授真經	43
第八回	兩同学竭誠請开会 三仙姑假意中瘋魔	47

右派現形記

魏 可

第一回 舉臂當車 報痞生反骨
對鴨興嘆 博士論英雄

隆冬已過，大地回春。人民首都這幾天分外美麗，登上高樓一望，那數不清的塊塊綠蔭，復蓋古城。這些經霜雪而不凋的綠樹叢中，依稀露出一抹新綠。雖然春雪霏霏，但堅冰初解。每逢假日，頤和園與北海的遊人漸漸多了起來；東西單市區的繁華情況，更不消說得。幾家大飯店也住上了來自各地的全國政協委員和出席全國宣傳會議的代表。

幾天前，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政協和宣傳會議代表儘快聽到了傳達，熱烈進行討論，私下交換意見。有的把毛主席這個講演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指導中國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指南；也有的斷章取義，在夾縫里找新聞，對講演的時代背景作出極不正確的估計。

一天晚上，前門夜市正開，一片耀眼燈火。下了班的工人和機關幹部，男男女女，在百貨店、南貨店里熙攘往來。飲

食店的生意也格外兴隆。北方风味的涮羊肉，上海风味的菜饭馆，这一地段都有。当然，以烧鸭著名的“全聚德”，是前门外首屈一指的老店。这家店，并不在大街上，而是在前门大街背后一条小胡同里。汽车开不进去，食客得在大街下车徒步而入。不知其中奥妙的外地人，如果不向人打听，那么，任你在前门大街老兜圈子，也不会发现鼎鼎大名的“全聚德”所在的。

这几位食客显然是老主顾，在大街上下了汽车，满面春风地你谦我让一番就折进了胡同。为首一个操着江西官话，是个矮胖子，稀疏的头髮梳得颇为整齐，深沉的眼睛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表情严峻，摆就一副权威的姿态，手里提一根“司的克”（手杖），打在胡同路面上清脆作响。紧跟他后面的，是一个面皮微麻的五十开外的市侩模样人物，显然他对矮胖子十分巴结，总是找些话和他搭讪：“造公多时没吃过烧鸭了吧！”那位“造公”答道：“是呀，寡人有疾，寡人好烧鸭，在上海想念久矣！”麻脸背后，一位长着鳃鱼嘴唇的新闻记者，连忙插嘴道：“这里的烧鸭真是妙！”麻脸笑着说：“我能邀请得到造公赏驾，真是三生有幸！”“造公”淡淡地说：“老朋友，说这些话做甚么。今晚我来作东！”麻脸信以为真，急忙表白：“那里，那里！我在北京，你们从上海来是客人。应该让我尽地主之谊。”

转眼到了“全聚德”门口，服务员对麻脸是老相识，赶快迎上来：“顾先生，楼上。”“顾先生”“唔”了一声，就陪同“造公”上楼。“鳃鱼嘴”跟在后面。

这个房间小小的，比较僻静。“造公”颇为满意，眼看那个坚决要作东的“顾先生”出于一片至诚，忙着在那里点菜

招呼，自己也就以客人自居，而帶淺笑坐定了。“全聚德”点菜也无非一鴨數吃，鴨掌、鴨舌之類，沒甚新花樣。麻臉叫了三斤上好黃酒，“鱈魚嘴”建議，一飲為快，多燙一斤，“造公”不反對，但主張喝了三斤再說。

上菜之前，“造公”與麻臉、“鱈魚嘴”交談的无非上海天氣與北京天氣差別等等，當然也相互打听某些故人的近況。“造公”說，前天他去看過羅努生（羅隆基別號）。麻臉連忙問道：“聽說他很不得意。”“造公”頗有深意地笑着說：“也沒甚么。作部長，照我看也差不離了。當然，此公是外交人才，偏要他去管木頭（羅隆基是森林工業部部長），也是大可太息！”“鱈魚嘴”也插嘴道：“努公可曾向您發表過時局感想？”“造公”故弄玄虛地啾啾眼睛道：“怎么，老陸要來向我打听內幕新聞啦！你可知道，我王造時供給新聞綫索是要收稿費的喇！”麻臉也打趣說：“當然。現在老陸已經是上海一家報紙的副總編輯，稿費一定從優。”王造時說：“那好，我們入席再慢慢談吧。”原來大拼盆和兩壺酒已擺在桌面上。那麻臉主人名叫顧執中，听王造時這麼一說，告罪不迭地說：“該死，我這當主人的，只顧談話，有慢客人了。”說得大家笑了一陣子，接着肅然入席。王造時博士坐首席，顧執中坐在主位。姓陸的記者陸詒坐在王造時右手，專司把盞之職。

酒過三巡。王造時還沒談到和羅隆基見面的細節，倒先問顧執中：“聽說你要恢復救國會？”顧執中听他一提起救國會，頓時如電觸一般，又是興奮，又是感慨。你道顧執中是何等樣人物。抗日戰爭以前，他原是上海新聞報的採訪主任，善于巴結國民黨達官貴人。敲竹杠是他的拿手好戲。陸詒正是他當年的徒弟。顧執中離開新聞報后，辦了一家“民治新

聞專科學校”，明為學校，實為學店。顧執中就此以“老報人”、“老新聞教育家”身分在舊社會和國民党政客廝混。解放後，參加九三學社，一變而為民主人士。但此公不甘寂寞，曾打出“合作社報紙”的招牌，在解放後的人民上海，又出了一張“通俗報”，自任社長，四出招搖，報紙內容荒謬透頂，激起廣大讀者不滿，後來就此停刊，顧執中撇下一屁股爛污，遠走北京。人民政府念他是民主人士，仍把他安排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並在社會主義學院參加學習。豈知此公雄心未死，對人民政府的照顧並不滿足，今天宴請王造時，原來有一番打算。當下，他對恢復救國會一事，發表意見：“恢復救國會，早有此心。你沒聽到毛公的講演提到國內好些地方鬧事的情況麼？正如你所分析的，當今天下紛紛擾擾，正英雄嶄露頭角之際。目前，我顧執中在九三學社也不得意；你王博士目前還是無黨無派；陸詒在民盟，在新聞日報也當不了家。我想自己有一個黨派，就可發展組織。和共產黨談談話，嗓子也粗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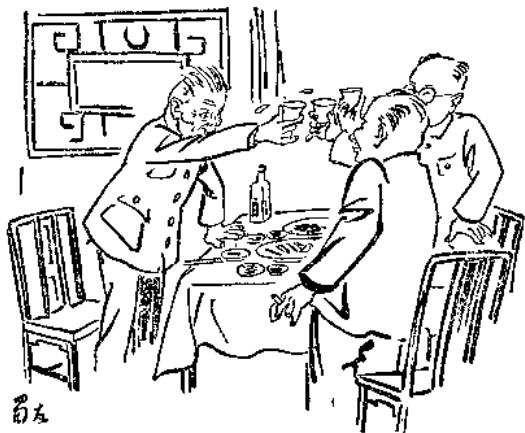
說到陸詒在新聞日報當不了家，也勾引起陸詒一腔怨恨。他雖然身為副總編輯，但對社長金仲華仍感不滿；尤其對報社黨組織意見更多。他不滿意報紙要作為甚么階級鬥爭的工具，極力主張報紙辦成一張反對共產黨的“民間報紙”。當然，阻力甚大，不免意志消沉，一聽到顧老師談到他，也就補充一句：“我看顧老師的主張甚好！時局發展至此，再不挺身而出，廣結天下英豪，圖謀大事，豈不坐失良機！”

那王造時可算是老謀深算的政客，冷眼觀察顧陸二人那股興奮勁，並沒立時發表高見，夾了一塊燒鴨肉，放在口里細細咀嚼些時，良久才問道：“你們準備發展些甚么人入

会呢？”顧执中道：“我意，救國會的傳統是學生、青年、海外華僑。目前这些人当中發展潛力很大。而且，我和老陸都會到過南洋，在那方面活動活動大有可為。”王造時說：“話是不錯。你們估計，共產黨會讓你們再搞一個政黨么？”陸詒道：“我們有憲法為根據。憲法保證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他憑甚麼來干涉。”王造時看看陸詒被酒精漲紅了的那張臉，也端起酒杯淺嘗了一口，接着說：“當然，這件事我并不反對。對時局看法，勞生和我有同感。形勢逼人，搞一點名堂出來也好。”

王造時接着便談到羅隆基：“勞生才氣不凡，在中國知識界中是一個頭面人物，對形勢分析也有獨特的見解。前天，我和他私下里交換時局意見，他認為國際局勢趨向緩和和這種說法不符事實，我也這樣看。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也還是有的，和平解放台灣的口號，未必能實現。特別國內情況很不穩定，工人鬧事，學生鬧事，市民群眾也對共產黨不滿，只要問題一揭開，中國就會成為匈牙利第二。勞生和我對形勢分析是一致的。勞生目前掌握一批大知識分子，章伯老手上有個農工民主黨，他們二人只要合作起來，把民盟工作抓起來，在新形勢下是大有可為的。當然，我們還欠缺一張講話的報紙，這時候，搞一張報紙來鼓吹鼓吹，效果要大些。”

顧执中聯想到“通俗報”的停刊，不免痛定思痛說：“我們要報紙。在北京，我可以為這個奔走，搞個同人報。老陸，你在新聞日報要好自為之，趁機抓過大權，好好干他一番。”王造時端起酒杯，對陸詒說：“老陸，預祝你一杯！你要能拿下新聞日報，我們有了這個基地，事情就要好辦得多了！”顧



百五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蜀友插圖

抗中也举起酒杯說：“陸翁，來一杯！”这时，只見陸翁酒酣耳热，眉飛色舞，把自己門前杯斟滿，霍地立起身來，說了声“謝謝”，便把杯酒“咕嘟”一飲而尽。接着，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欲知陸翁談了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一字万金 單師施巧計
兩党三振 部長談火攻

話說陸翁喝完那杯酒以后，說道：“祝救國會早日恢复！新聞日报的事情，任务有些艰巨，我当尽力而为。还希望二公从外部加以响应支持。”王造时笑道：“何消說得，只要有

用得着我的地方，当然效劳。”顧执中也满面春風地說：“到那时，你在新聞日报挂帅，可不要忘記我老顧呵！”王造时插嘴道：“那时你是名譽社長，我願意作老陸的法律顧問。”顧执中眼睛映了几映，諂媚地說道：“博士三句話不离本行。你的職業感真令人可敬。”顧执中此人，一向是言語无味、面目可憎的，虧了他也說出這句話來，真也是福至心灵。当下三个人相視大笑。

从“全聚德”出來，約莫晚上九时左右，王造时、陸詒拖顧执中一同去喝杯咖啡。顧执中因为今晚兴奋过度，酒也略为过量，头暈，約定改日再談，王陸也不相強。臨別，顧执中催王造时再去找找罗隆基。王造时说，罗早已和他約定時間了。王陸就此坐車直回招待所。

陸詒兴致很好，先陪王造时回到房間，泡了兩杯濃茶，在王造时房間里又聊了一陣。陸詒問王造时：“在这次政协会議上，博士是否准备發言？”王造时说：“發言稿倒准备好了，但我還沒决定。”陸詒道：“既來了，焉有不發言之理。博士站出來講話，是有分量的。”王造时被陸詒一捧，有些飄飄然，便取出草稿來，道：“老陸先別說甚么分量不分量，原稿在此，提提意見再說！”陸詒接过那篇發言稿，就逐字逐句地研究起來。博士不愧博士，这枝刀筆寫得真有力。陸詒何等聪明，他看了兩遍，就知道这篇东西哪里是反对官僚主义，分明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哪里是在頌揚共產党，分明是在控告共產党！一边看，一边贊不絕口。只有一个地方，王造时提到当前“唐太宗少，魏徵多”，陸詒觉得略嫌露骨，便向王造时建議把它巧妙地顛倒過來，不如說“唐太宗多，魏徵太少”，这样既不犯共產党之忌，又可鼓动大家对共產党進

行攻击。

王造时口衔板烟，思索片刻，斜过醉眼膘一膘陸詒，把烟輕輕噴了一口，才說：“深刻！深刻！老陸是我一字之師。”陸詒連忙謙稱：“这叫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王造时道：“你过謙了。”說着，动笔把原稿照陸詒的意思作了改动。扯到深夜，陸詒才回到住处。

兩天以后，王造时又夜訪罗隆基。罗隆基剛巧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浦熙修通电话，看見老友王造时進來，便用左手把送話筒蒙住，說声“請坐”以后，繼續和浦熙修談。王造时本无拘束，就坐在沙發上燃起板烟斗，翘起二郎腿，翻开擺在茶几上的一分光明日报，心不在焉地看了起來，耳朵倒在听罗隆基对浦熙修談些甚么。

罗隆基，是个崇拜美國民主，敌視共產主义的政客，也



王造时眼看报纸，耳朵却在窃听电话筒里的对话。 蜀女插图

是个有名的“風流人物”。十年前，在南京旧政协期間，他是民主同盟宣傳部長，就开始和浦熙修相好。后来，浦熙修干脆就和她的丈夫坚决提出离婚要求，撇下一双儿女，和罗隆基搞在一起。罗隆基又哪里是个忠实于爱情的人，在他眼里，浦熙修不过是一个工具。他看中浦熙修政治上的幼稚动摇与感情上的弱点，極力把她培养成个在政治上、感情上都被他牵着走的羔羊。浦熙修要求和他正式結婚，他不答应；浦熙修想参加共产党，他就說“一張床上不能睡两个党派”，加以阻撓，弄得浦熙修处境尷尬万狀，开始时有些苦悶，久而久之，也就甘心作罗的“情妇”，为他的政治上的忠实奴僕了。

解放以后，罗隆基把浦熙修抓得很紧。去年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后，他就把浦熙修放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做主任，通过浦熙修做他的代理人，抓住上海文汇报。罗隆基利用民盟副主席身分，把民盟中央的某些机密及早告訴浦熙修，并且指定某些对党心怀不滿的高級知識分子做文汇报的撰稿人。浦熙修言听計从，別无二話。这次，宣傳會議在北京召开，文汇报社長徐鑄成又來到北京。徐鑄成也是罗隆基手下一員元帥，罗、浦、徐三人聚首，这几天少不了要講些私房話，把文汇报繼續向右轉的方針，研究一番。剛才这个電話，正是浦熙修打來，向他彙報宣傳會議准备的情况。

罗隆基当下說：“甚么时候再找老徐(指徐鑄成)談一談，你可以告訴他，他在上海干得不錯，要他不要怕。文汇报就是要做民盟的机关报。对报社那些黨員，即使上海市委，也不要理睬。有啥問題，尽管找我。”又說：“光明日报改組的消息还不能透露，我和伯老(指章伯鈞，民盟另一副主席)已經研究

过派人去当家，把那些党员赶出去。”罗隆基一面讲话，一面望着王造时笑笑，王也报以会心的微笑。罗、王是旧交，是同乡（都是江西安福人），又是密友，讲话无所隐讳。罗隆基电话讲完，就走到王造时面前，把王博士肩头一拍，做出一副疲乏神气，沉在王造时近旁的沙发上。王造时就把和顾执中、陆诒谈话的内容大致谈了一遍。罗隆基闭上眼睛沉思一会，取下眼镜用手绢把镜片擦了一擦，说：“我的意思，恢复救国会的办法，未必好。共产党对别人搞党派活动是有些忌恨的。”王造时说：“先前我也如此想，再一想，没有个党派凭甚么活动？而况集会结社，宪法有规定，他要干涉，不怕人民说他违宪么？”罗隆基笑道：“我们的造公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时搞个党派再来干，豈不貽誤良机。依我之意，共产党当前最怕的是基层闹事，怕工农闹事。毛公既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们不妨利用这个方针放鸣一番，监督他一记，把基层的火点起来再说。在点火过程中，再发展组织，争取群众，这样豈不现实而又主动！”

王造时说：“你的见解甚是。只是火怎样能够在短时期放得起来呢？”罗隆基胸有成竹地笑道：“山人自有道理。这个问题，我已和伯老交换过意见。我和伯老对此都有信心，我们手中有两党（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一报（文汇报），有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声令下，何愁放不起火来！而况光明日报改组的事，目前也有些眉目。我们准备把储安平、陈新桂放进去。如果成功的话，两党两报，气势就更大了。还有，上海新闻日报，陆诒也大有可为。这个人本事差一些，但是，个人野心很大，可以利用他。你和他交情也不错，可以和他谈谈。有空，我也可以找他，要他学徐铸成的样，轟掉

金仲華和新聞日報黨組織，自己挂帥。陸詒和熙修很熟，我會要熙修多多支持他；鑄成對他有些合不來，我們大家可以做點工作，要他們在將來好好合作。干它個兩黨三報的局面。我們也來組織個統一戰綫。”羅隆基這番話，說得眉飛色舞，得意非凡。

王造時一面听，一面玩弄烟斗，暗中佩服羅的高見。但又不禁想起自己又非民盟，將來大功告成，自己在功勞簿上所佔幾何。好個乖巧的羅隆基，看到自己說得熱鬧處，王造時倒悶悶不樂，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腑，很溫柔地擠到他身邊，試探地問道：“我的老朋友，你為甚么不積極？我看，無黨派民主人士不是個辦法，還是那句老話，到民盟來幫忙吧！”王造時和羅隆基是多年朋友，羅隆基的脾氣他也摸得很清楚，關於拉王造時入盟的問題，早有人向王造時提出過。王造時有王造時的想頭，說實在的，羅隆基雖有過人之處，但王造時還未必完全服貼。參加民盟，搞個把副主席，慢說不很容易；搞上了這個名義，與羅隆基一起，未必能盡其所能，施展抱負。如果搞不上副主席，在羅之下，王造時如何心甘！因此，他一直抱定不參加民盟的主張。可是，現在聽到羅隆基談了這番宏大的行動計劃，又聽到羅把這問題明確提出來，心中倒也有些躊躇，略略思考一番，便對羅隆基的要求表示了一個態度。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欲知王造時講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列車南行 陸詒驚惡夢
分兵并進 右派萌殺机

話說王造時一听羅隆基要拉他入盟，思索一会，就推辭道：“入盟早有此心，只是最近頗想對國家法制問題研究一番，誠恐入盟後事務轉多，反而一事無成。”羅隆基道：“研究歸研究，入盟以後，不大重要的活動儘可少參加，你看如何？”王造時道：“我的脾氣，你自然明白，不入盟便罷，一入盟，你叫我如何能挂挂名不問盟務。我看，以後再談吧。”羅隆基知不可強，也就不談下去。兩人接着再把當前局勢分析一番，羅隆基還是主張先把基層搞亂，然後出來收拾殘局，不必先搞甚麼救國會，王造時也點頭稱是。

話分兩頭。且說陸詒自與王造時、顧執中交換意見以後，雄心抖擻。在宣傳會議期間，顯得異常活躍。見人握手招呼，廣交“英豪”；碰上徐鑄成和上影廠的吳茵女士，格外親熱。毛主席在宣傳會議上講了話，陸詒也把那番話記在本子上，他的記錄與眾不同，一面記，一面思量，他想的是，怎樣取其所需，為他在新聞日報奪取帥印準備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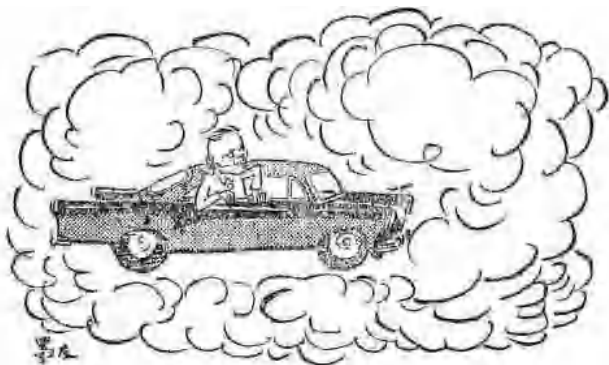
宣傳會議閉幕後，陸詒野心勃勃，認為時機已到，忙和王造時、顧執中商量一番，決定自己先回上海，作些必要準備，就搭上京滬快車急急南下。這時，大地春回，京滬鐵路沿綫，平原上萬物滋長，合作化的新農村春耕緊張，火車上還可看見很多地方正在興修水利，建築廠房，這一片氣象萬千的景色，不知激動了許多旅客，列車上整日歡笑、歌聲不斷。廣播室不時播放“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的唱片，和列車飛

馳中的汽笛聲，響成一片。

只有陸詒心不在焉，他對這些毫無興趣，一心想着回到上海以後，怎樣實現北京“朋友”們的願望，連覺也睡不着。迷迷糊糊間，仿佛覺得車子不久即進入上海站，車子剛一停住，忽然月台上一片鼓掌歡呼。陸詒過去也曾接待過外賓，以為這是歡迎甚么外賓，不以為怪。他淡淡地向車窗外一看，喜出望外，只見一道紅布橫幅，寫着“歡迎陸詒社長回滬！”再一看，橫幅下站滿新聞日報職工，他的老婆和孩子也在人們前列，手拿花束向列車頻頻揮手。他一面沾沾自喜，一面也有些埋怨：“倒像歡迎勞動模範、戰鬥英雄呢！不知是哪位仁兄出的主意，不怕別人罵我招搖么？”剛想到這里，新聞日報職工代表已涌向車廂，把一束鮮花獻到他手里，和他熱烈拉手，說：“恭喜陸公，市委已決定派你做社長啦！”陸詒就三步當兩步地走到下車扶梯旁，向歡呼的群眾揮手致意，並且發表簡短演說。這演說也真够簡短，只是三句話：“同志們，妙！咱們今后就好好地干！”“干呵！”“干呵！”月台上歡聲震天，連來往旅客也朝着他的方向大鼓其掌。

陸詒剛一走進歡迎人叢，忽然看見人叢中讓出一條道路，幾個人迎上前來，啊，章伯鈞、羅隆基、浦二姐、王造時、顧執中、陳仁炳、彭文應……這一羣至親好友都在。章伯鈞對他說：“想不到吧，我們一聽到你掛帥的消息，特別坐飛機趕來接你，比你先到上海一步。”陸詒感激涕零，連聲道謝。走出月台，一排剛從西德運到的小轎車光亮奪目。有人對他說，這都是新聞日報新買的。陸詒稱贊道：“好，這才是全國大報的氣魄！”陸詒先請章羅諸公登車以後，自己也和

老婆孩子坐在一輛嶄新的轎車里。這車上玩意可多啦！收音機、電話都有。陸詒扭開收音機，里面播送來“美國之音”的爵士音樂，聽來真令人迴腸蕩氣。



陸詒在幻夢中飛馳 網友插圖

轎車開動不久，忽然前面大霧迷天，仿佛到了霧重慶。定睛一看，司機不知所終，老婆孩子也不見了，這無人駕駛的轎車自顧自地向前橫沖直撞。陸詒有些胆寒起來，連聲呼救，也無一人響應。轎車却仍然搖搖晃晃在懸崖絕壁上爬行，陸詒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急忙打開車門，往車外一跳，順着岩石向下面直滾，心想，這下可完了！一驚，醒來才發覺原來自己還睡在火車臥鋪上，只是驚出一身大汗。離上海還遠着哩！

當真到了上海站，新聞日報倒是派了車子去接他的。他沒有到報社，逕自回家去。回家已夜間十時，休息了，一夜無話。第二天早晨，急忙撥電話找陳仁炳。陳仁炳頭天夜里搞了個家庭舞會，尚在睡夢中呢！再撥電話找老友彭文應、韓鳴，約個時間在某處聚會，并關照韓鳴電話轉知陳仁炳，

務必參加。

時間決定在中午。在淮海中路一家西菜館碰頭。陸詒先到，韓鳴第二。韓鳴是羅隆基在上海的一員干將，個兒高高的，濃眉，斜吊眼，絡腮鬍刮成一片烏青，滿口道地京白，活像舞台上洋場買辦人物。陸詒一見他，就先把羅先生在京近況向他簡單彙報几句。彭文應也準時而來，這位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原是做進出口生意的，現在却擺就一副民主人士和學者的神氣。他的穿著不如韓鳴，外表倒很樸素，臉上却无法掩飾一副生意人的表情，和人交談，總是一副討價還價的奸商姿態。最後是陳仁炳懶洋洋地走來。這位仁兄是有名的野心家，文化俱樂部舞會的“常務委員”，政治與生活一塌糊塗，外貌却是一表人才，獅鼻象頸，只是講起話來尖聲尖氣有如女性。

落座以後，陸詒就把在北京所見所聞轉達一番，着重把毛主席講話中的某些部分加油添醬地詳細轉達，同時把羅隆基、王造時對時局分析的意見也談了。陳仁炳插問道：“你可看見吳茵？”陸詒道：“怎麼沒看見！她很受羅公重視。”陳仁炳得意地說：“這員能干的女將，是不可能不受重視的。”彭文應問了一些關於中央對報紙工作的意見。你道，彭文應為何對報紙如此關心？原來此公頗有獨特之見，他覺得大鳴大放，若果沒有報紙撐腰，那就不免減色。所以，他的意見，搜集一些有關報紙工作的缺點，利用一個機會進行攻擊，給目前的報紙戴上一頂“教條主義”、“不民主”的大帽子，造成輿論，才好逼這些報紙不敢不大放大鳴。陸詒笑道：“彭公之見不錯。只是新聞記者不宜觸犯，話要說，但要委婉些。”彭文應說：“這個我知道。”韓鳴也向陸詒打聽了些關於羅公與浦

二姐的近况。

陸詒与陈、彭、韓等人交談后，再回到新聞日报社，准备传达北京宣傳會議精神。从前，陸詒在新聞日报，是有名的拿錢不做事的“領導”，这次回到上海，态度異常積極。他本是新聞日报民盟支部支委，原來从不感兴趣，这次态度也大变了，他極力拉攏某些盟員，把民盟支部主任委員挤在一边，自己就成了“事实上的主委”。同时，在报社内部大肆活动，特別討好一些有思想問題或者在歷次运动中受过審查的人，煽起他們对新聞日报党組織的不滿。

这时，上海民盟右派系統根据章罗指示，全面反党計劃已經制定。民盟市委主任委員沈志远親自出馬，对盟員大会作“放火”报告，下面几員大將各有分工：陈仁炳包放文藝电影界的火；孙大雨、張孟聞、許杰包放高等教育；彭文应从新聞方面策应陸詒攻势；陸詒主攻新聞日报，此外，与王造时結成联盟，在司法界方面放火。这几路人馬，飛沙走石，直向党猛烈進攻。

中國共產党在革命斗争中經歷了多少事故，过关斬將，无往不利，量这班“英雄豪杰”也成不了大器。而况，从章罗到上海民盟右派种种密謀活动，“早在山人意料之中”，常言道，“任你孙猴子会翻筋斗，也翻不过如來佛的手心。”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心召开知識界十四个方面的座談会，广征意見，以帮助党整風。每个座談会都由市委書記親自主持。不料这班右派分子却誤認進攻良机已到，便四处奔走，分头游說，要把这些座談会变成一个个控訴会，当面向党开火。正是：

人无伤虎意，

虎有害人心。

欲知右派分子在上海發動這場惡戰的結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黑云在天 牛蛇百态
陽光乍露 霹靂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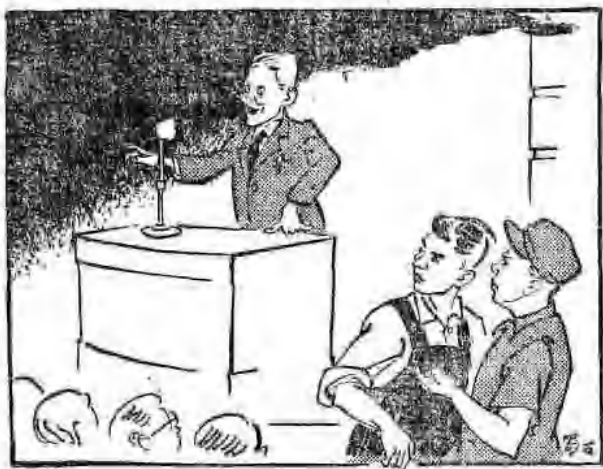
話說這年五月下旬，正是上海右派向党進攻高潮。霎時黑云在天，牛蛇齊出。上海的秘密指揮部在民盟上海市委會；這個指揮部又與北京章羅氣息相通。那時，上海民盟右派已得意洋洋，自稱打破三個缺口：一個是許杰主攻的華東師大，一個是陳仁炳主攻的上影，一個是陸詒主攻的新聞日報。三條主要戰綫，戰火紛飛，同樣緊張熱烈。

單說陸詒在新聞日報搞的火民主，更是全國聞名。他利用整風機會，早就拉攏煽動了一批人，揚言要“將”新聞日報黨組織的“軍”，不開大會不過癮。新聞日報黨組織分析了這個局勢，知道一場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就決定開編輯部全體人員大會。陸詒知道了這個消息，更是頭腦發熱，喜不自勝。在盟組織內積極活動，起草一分代表盟支部的發言，帶到大會會場。那晚，空氣十分緊張，主席剛宣布開會，陸詒立即要求發言。但見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地霍然起立，睜大了一雙眼睛，掃視會場，說道：“我代表民盟新聞日報支部發言。”接下來，就是宗派主義長，官僚主義短；把黨組織和積極分子痛痛地整了一番。

會後，有人問陸詒：“陸公，你的發言太原則！”陸詒冷笑道：“我只能談原則，具體事情你們去補充。”果然，陸詒就派

出几个得力人手，在編輯部四出活动，拉人吃饭，登門拜訪，專找那些对党不滿的人，作为工作对象，煽动他們向党攻击，帮他們修改發言稿，力求尖酸惡毒。总之，把党組織和党员罵得越臭越好。

大会接二連三开了下去，陸詒把火焰煽起來了。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受到蒙蔽，暗自怀疑，难道党組織真的如此坏不成？不如此坏，难道会上發言是假的不成？有的不免动搖起來。但是政治觉悟高的人，一下就嗅出味道不对，早已憋不



陸詒向党惡毒進攻，引起职工群众的極大憤慨。蜀友插图

住一肚子怒气，很想在会上和陸詒这班人說說道理，又怕陸詒等人乘勢圍攻，也暂时不談。这一來，可惱了新聞日报印刷厂的工人，他們也挤在会场外旁听，听到陸詒的發言，和陸詒煽动某些人在会上要求平反，不禁怒从心上起，暗自罵道：“怎么，陸詒要造反了么？”有的道：“看样子陸詒想在新

聞日報謀朝篡位啦！好家伙，等着瞧吧！”三三兩兩，議論不已。

幾次大會開過，中共上海市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陸詒也是出席代表之一。他馬上和民盟上海市委右派系統研究，怎樣在会上組織進攻。沈志遠、陳仁炳、彭文應、王造時等都各自準備好炮彈，陸詒當也不白後人。陸詒這顆炮彈是抓住所謂“新聞自由”從新聞日報黨組織直打黨中央。好個陸詒，他計劃在發言之前，先找了個嘍羅為他鳴鑼開道，以壯聲勢。這嘍羅不是別人，乃是文匯報記者呂文。呂文是文匯報社長徐鑄成手下一員白袍小將，又是民盟盟員，解放前是反共報紙益世報的東北特派員，對共產黨也有深仇大恨。呂文和陸詒一向過從甚密，親如師徒。

且說，某日在宣傳會議休息大廳，呂文一把抓住陸詒，叫道：“陸公，我給你看這篇東西，請提意見。”陸詒接過一看，原來是呂文準備在會上發言的稿子，里面真刀真槍地攻擊陳毅市長所謂“妨害新聞自由。”陸詒看罷，贊不絕口。呂文說：“陸公，你要支持一番。”陸詒道：“那還消說得。依我之見，最好加上几句，把氣氛烘托出來，就更妙了。”呂文道：“你能加以潤色，再好沒有。”陸詒就在休息廳咖啡座上，逐字逐句加以斟酌，在文中又加上這樣一句：“請我們老前輩陸詒同志出來講話！”寫好後，陸詒問呂文：“你看這樣一句如何？”呂文說：“妙極！”

呂文發言的時候，陸詒也雜坐在採訪會議新聞的記者中間，裝出一副并未看過呂文發言稿的模樣，當他聽到呂文念到“請我們老前輩陸詒同志出來講話”那句話時，假痴假呆地对身旁的同業說：“呂文这家伙在‘將’我的‘軍’啦！我

不講話不行啦。”其实他的發言稿早已准备好了。呂文一鳴鑼，“大帥”就上台了。

且說陸詒發言那天，与会代表因为呂文已为他事先做了口头宣傳，頗为注意。但見他昂首闊步登上主席台，就在上面大罵人民報紙“一片教条主义”，大罵新聞日報党組織。他一面罵，一面还假惺惺地說什么主張对某些人“和風細雨一番”。这时坐在他背后主席团座位里的柯慶施書記插一句話，提醒他：“你不是在新聞日報搞大民主嗎？”这句话打中陸詒要害，使他一怔。但是，他要竭力保持自己的虛偽面貌，便惡狠狠地冲着柯老說：“柯老，我沒有搞大民主，我們新聞日報照常出版！”口头虽如此說，心里不免有些虛。轉念自己是民盟一員大帥，哪里肯服輸認錯，便在講話后，給柯老寫上一張条子，質問：“甚么叫大民主？小民主？甚么叫小小民主？”回到新聞日報，就找几个心腹密談，要大家打听是誰向柯老打了小报告。查出來，再在大会上整一整。其实，在新聞日報每次大会上，人民日報、新華社都有記者参加，領導上怎么会不知道！

話分兩头，陸詒一面在宣傳會議上对党進攻，一面就利用副总編輯职权在報上放火放毒。他在報社也找上一个得力的助手。此人名叫陈偉斯，是个共產党叛徒，冒充共產黨員的大騙子，肅反斗争查出他的反动歷史，使他心怀不滿。在鳴放期間，就越發投靠陸詒。陸詒对他也很賞識。陈偉斯在讀者來信組工作，利用接触讀者的机会，一貫挑撥群众与政府的感情。这时他想了一个点子，在司法問題上对党和政府進攻，便去找了老牌反动法学家楊兆龍寫一篇“我國重要法典为何迟迟不公布？”專文，在新聞日報上發表。發表以

后，陈偉斯还嫌影响不大，便找陸詒商量。陸詒灵机一动，想起王造时在北京講的那番話來，此时不去請他出山，再等何时！就关照陈偉斯再組織一次“法学家”座談会，千万要請王造时先生出馬。当时，王造时有此机可乘，哪能放过，就駕臨新聞日报参加那个座談会。座談会主席就是陸詒。楊兆龍、王造时在会上談得十分得意，惡毒攻击人民法制。

宣傳會議結束，新聞日报內部还在陸詒煽动下接連开了几次会，前后共开了十次大会，把个报社內部搞得烏烟瘴气，陸詒却是笑逐顏开，得意非凡，一顆帅印眼看就“瓜熟蒂落”，大权就要到手。誰知天不从人願，人民日报一篇社論，有如晴天霹靂，打破一切牛鬼蛇神的迷夢，滿天陰霾，一扫而空。

六月九日那天，陸詒剛在睡眼矇眬中，从床上翻开早报，但見报上以顯著地位登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論，題目叫做“这是为甚么”，猛地一惊，睡意去了一大半。讀了一遍兩遍，不禁冷汗淋漓。“物極必反”四个字，使他煞費推敲。心想，难道章伯老、罗努生的内幕，共产党知道了不成？越想越是心惊肉跳，就翻身起床，匆匆洗了一把臉，到了报社。只見全編輯部同志都在談論那篇社論，他也就找了兩三个平日接近的人研究一番。一个說，“看样子中央要收了！”一个說，“苗头不对，共产党要反攻过来了。”陸詒說：“对，我們要想办法保护自己才是。”

过不几天，新聞日报党組召开全体人員大会，对十次鳴放大會作了總結性报告。內中对很多同志提出的善意批評表示接受，積極改正；有些暂时办不到的建議也提出解釋；有些批評意見同情况不符的作了說明。对陸詒，却这样提了

一句，說“陸詒對人民新聞事業的看法和我們有根本分歧”。陸詒聽到這句，心頭一震，暗暗叫苦：“看樣子黨對我陸詒的進攻信號發出了！如何是好？是繼續組織頑抗，還是認真交代低頭納降？”當天回到家里，飯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想起火車上做的那場惡夢，不由得長嘆一聲。正是：

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

欲知後事，請看下回。

第五回

難倒先生 蟬辯被樹
窮追右派 豺狼現形

話說新聞日報反右派鬥爭展開，報社同志要求開大會揭發批判陸詒的罪行。在第一次會上，很多人報名發言，揭發他在鳴放期間企圖奪帥的種種反黨言行，有人更揭開他“名記者”“進步記者”的假面目。原來陸詒曾經是中共黨員，也參加過重慶新華日報（國民黨統治時中共的機關報）工作，但是在1942年局勢緊張時，他就在重慶脫離了黨，脫離了新華日報，向國民黨頭子陳布雷賣身投靠，經過黨和進步人士多方挽救、勸說，他才免于政治上更大的墮落。真相大白以後，報社職工更是惱怒萬狀，要他徹底交代幕後人是誰。當天，陸詒表示：“我犯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罪行，墮入了右派泥坑”，要求黨對他再一次挽救。幾天過後，陸詒就在報社全體大會上初步交代了他與北京、上海右派分子的串聯。他的交代材料，揭開了上海陳仁炳、彭文應、王造時、

韓鳴等右派分子与北京章罗联盟的陰謀内幕。

第二天，全國各报用大字标题登載这条消息，“上海右派集团陰謀暴露”。不消說得，自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秘万分的全國右派系統，已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右派分子一个个看了心惊肉跳，慌乱不堪。

且說陸詒的那位老师顧执中，在北京看到这条消息以后，捧着报纸兩手發抖，面色惨白，自言自語地咒罵陸詒：“我被这家伙出賣了！”正在方寸大乱之际，首都新聞界反右派斗争座談会通知他参加。这个老右派分子本想不去，但又怕被人看为“作賊心虛”，便硬着头皮到了会場。在会場上，裝做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气，准备找几个老友談談。偏是那些老友一見他都沉下了臉，顧盼左右而言他。情势緊張，自知不妙。当日在“全聚德”吃燒鴨的豪情，这时早已消失殆尽了。

这次座談会上，比較着重地揭發和批判了文汇报右派分子徐鑄成和浦熙修。当时，徐浦二人还在矢口抵賴，硬說文汇报并不曾受章罗指揮。浦熙修發言时，还是那副自得其乐的神情，搖頭聳肩，裝得輕松又愉快。顧执中見了，不禁暗中叫好：“浦二姐的确是一員善战的女將！”

可是，顧“老师”的叫好未免太早。文汇报被章罗把持，人所共見，而且罗隆基与浦熙修的关系，何人不曉。徐鑄成、浦熙修想一手遮天下耳目，談何容易！下一次座談会上，很多人就当場揭發章罗通过浦徐篡改文汇报政治方向、利用报纸在鳴放期間到处放火的罪行。这样一來，浦徐只好承認前一次發言的錯誤，吞吞吐吐地表示要交代与章罗关系。顧执中原想浦二姐站得住脚，做个“中流砥柱”的榜样，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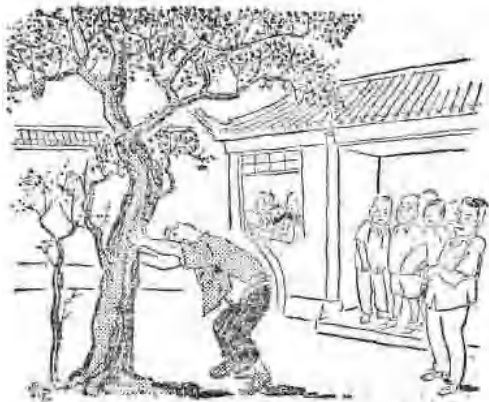
她在怒濤駭浪中，經不起一攻再攻，也就开始改变态度了。顧执中心想，浦熙修究竟女流之輩，沒見過世面，且看我顧执中的。

果然，座談会上有人点到顧执中大名，要他把問題老实交代出來。顧执中在大庭广众之中，站起身來，嘻皮笑臉地說道：“陸詒瞎說一通，我不知情。我沒有甚么可交代的。”一口回絕得干干净净。首都新聞界哪能輕易放过这个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見他在座談会上耍流氓手段，大家更是憤怒，有人就当面揭開他的反动歷史。原來他在解放前一直是敲詐勒索的“報痞”，还在國民黨海外部做過官，為國民黨在海外辦過報。與國民黨官僚政客、漢奸、特務关系都十分密切。顧执中咬緊牙关，硬是守口如瓶，不肯交代。

再下一次會，出席人已經到齊，還不見顧执中到來。打電話一催，他不肯來，便要人到他家里去請。好个刁滑的顧执中，對來人言道：“老兄，你們何必如此，把我斗垮了，你們不是沒有斗争对象了么？”一面說，一面吩咐家里人遞烟送茶。來人見狀，說不出的厭惡，就正告他說：“顧执中，你不要裝得這副樣子，你的反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我們已經掌握不少，自己還是老老实實交代，否則就會自絕于人民。”顧执中臉皮紅了一陣子，馬上又堆滿笑容說：“是呀！同志，我得慢慢想上一想呀。下一次再說吧！”來人告訴他道：“你这种耍无賴的手段，是混不過去的。我勸你還是出席，听听大家對你的意見。”說來說去，顧执中知道众怒難犯，只好參加了。在會上，他一時承認一点点，一時又把承認的全盤否認掉。大家十分氣憤。

有一天，社会主义學院開會，揭發顧执中。顧执中不但

不檢查錯誤，反而顛倒黑白，在会上夸夸其談地吹噓過去的“進步”歷史。他洋洋得意的談到印度日報時，說：“我在印度辦的那張報紙，就是一張進步報紙。”話猶未了，有位學員馬上起來拆穿他：“你說謊！印度日報是國民黨海外部辦的一張反動報紙。”顧執中滿臉凶光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正像唱戲的忽然忘了台詞兒，窘態百出，不禁老羞成怒，捏緊拳頭，裝模作樣地朝着自己胸膛，舉手高、落手輕地敲了兩記，大喊道：“我不要活，我活不下去了！”一面說，一面就飛奔出去，瞧見園內一棵老樹，念頭一動，不如借這棵樹做做文章，便拚命叫喊一聲，“我活不下去了”，把頭試着試着朝樹干上撞去。他以為這時一定有人出來把他拉住，眼睛略一瞟，並沒人跟上前來，就臨時改變主意，



“我活不下去了！”顧執中在耍花招。蜀友插圖
把肩頭輕輕在樹上撞了一記；再一看，還沒人上前來，就不做，二不休，就地一滾，連滾且號地叫嚷：“我不要活了！”

這時候學員們倒出來了，看到他這副流氓腔調，又好氣，又好笑，大家都叫他“起來，起來，不要這樣！”顧執中在地上滾了一陣，也覺得沒啥意思，順勢坐起來了，也沒有人去攔他，他覺得坐在地上也無聊，才慢吞吞地站起來了。會

議主席走过去，警告他道：“你这是干甚么？在進攻党、進攻社会主义的时候，你是那样精神百倍，咬牙切齒，怎么，現在耍起无賴手段來了，耍无賴是不行的。任你滾到甚么时候，我們也要把你的問題追查清楚。”顧执中想不到对方这样坚决，再想想自己剛才耍的这一套，也有些不好意思，便俯着腦袋低低的說：“我是要交代的，不过，要給我时间啲。”

正当顧执中在北京狡猾打滾的时候，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反右派斗争以雷霆万鈞的气势普遍展开。全國人民代表大会會議期間，右派首要分子章伯鈞、罗隆基、黃紹竑、龍云等个个露出原形；上海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楊兆龍、韓鳴、吳茵等等“英雄好汉”，也一个个被揪了出來。全國各个地区各行各業的右派分子也一窠一窠地被擰出來了。全國範圍內也形成一支几十万、几百万的反右派雄师，正对右派分子乘勝展开追击战。不獲全勝，决不收兵。

眼前的景象，正是陰霾消失，紅日当空；正气伸張，群丑現形。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的生產热情、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各个机关也正边整边改，大力克服三个主义。我們社会主义國家真是一片气象万千、蓬勃兴盛的景象。这一篇“右派現形記”就此打住。正是：

跳梁小丑須滅尽，
欣听全民奏凱歌。

林希翎右史演义

常 宏

第一回 稗官开場陈主旨
狂女入学闢玄虛

古來有不少的英雄志士，生前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为了維護真理，主持正义，这才挺身而出，与强暴相抗衡，与黑暗作斗争，死后博得了人們无上的崇敬。但也有那等寡廉鮮耻之徒，为了圖得个“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虛榮，不惜采用最卑鄙的手段，結果为人类所不齒。自从那东晋的桓大將軍提出了“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遺臭万年”的宏願之后，这班野心家們无不奉为至理名言，身体力行唯恐不逮。

公元 1957 年間，在中國共產党整風之际，鑽出來以章罗二帥为首的一小撮野心家。这就是那臭名昭著的右派。他們之中，想称霸王者有之，想借此机会謀分一杯羹者有之。其等而下者，則不惜以卵击石，只圖报上留名，以傳后世；且自“諛”曰“民主战士”“时代先驅”或“真理騎士”。北京大学的譚天榮、龍英華、張元勋等輩，皆屬此类。

其為個人私欲、虛榮而墮入右派罪惡深淵的典型人物，當推人民大學的林希翎。說書的搜求了報章雜誌上所載各家有關林希翎的實錄，編成這篇演義，一則以成全林希翎求名之志，二則聊為系統了解林希翎丑惡行徑者之助，三則便於傳誦里閭，以為野心家戒。欲知端的，且听在下慢慢道來。

話說1953年9月，正是高等學校秋榜發布，新生入學之際，那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添了一個女生，名喚程海果——改名林希翎；那是后話，暫且不表——乃浙江人氏。她原是1949年10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那年她是十六歲。在部隊上一共呆了三年零十個月，可是光住醫院就有九次，耗去時間兩年之多。在余下的一年零九個月里，又去掉三個月學習，實際工作時間，連頭帶尾也不過一年零幾個月。看官！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里，却因為她挑剔跳槽，見異思遷，一連調動了十三次工作！她在部隊上自由散漫，吊兒郎當，成天做的是飛黃騰達的美夢，找的是平步青雲的高梯。那領導上蛋也一再進行教育，無奈她身在軍隊，心在學堂，多少好話，全都當作了過耳清風。部隊首長念其年紀尚輕，雖有缺點，還可改造，這才送她進了人民大學法律系。臨走之時，部隊首長對她說道：“程海果同志！你有些小聰明，但却有很大的缺點，今后如能去其短，揚其長，你會成爲一個很有用的人材；否則就很難設想了！希望你能勉勵。”這些都是舊話，提過就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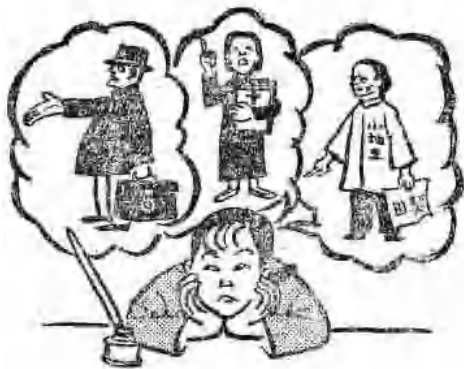
且說那程海果，來到人大之後，自是興高采烈，早把部隊首長的教誨，忘得一干二淨了。她到處憑着那点小聰明，能蒙則蒙，能騙則騙。有一次她把圖書館的書中插圖撕了下來，裝飾自己的房間，經人發現之後，對她提出了批評，她不

但不接受，反而抵賴詭辯，說是為了“鍛煉性格”。又有一次，她把膳費退了出來，到外面去大吃大喝；揮霍完了之後，卻又溜進飯廳去白吃飯。人們說她這樣不對，她就撒起潑來，說什麼“肚子餓了怎麼辦？”似這類丑行奇事非止一端。這雖是小節細行，也足見她的人格是何等低下！

這一天，程海果在床上四仰八叉地躺着想心事。她想到如今已進了大學，真是天從人願；四年畢業之後就是專家，总算沒辜負二老雙親盼女成名之心。不料她剛一想到父親，就暗暗罵了一聲“老混蛋”。她恨她那位歷任國民黨縣稅務局主任、民政科長等職的父親太沒有良心，不該停妻再娶；更不該在解放前夕携妻私逃，害得她不只當不成千金小姐，反而得帮她母親作些家庭副業，替人家包烟卷以維持生活。轉而再一想，她又不恨了。因為若不是父親逃走了，她怎麼會和母親搬到鄉下呢？不搬到鄉下去，又怎會在土改中落上這個“貧農”成分

呢？她心里想：“這次進大學，說不定還是沾了這個‘貧農女兒’的光呢！”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

那程海果正在回想自己的身世，忽听外面有



如此貧農 吳新画

人尖叫了一聲“快出來看呀！”她不禁吃了一驚，趕緊爬起來

就往外跑。當下出來一看，只見本班的小周對着天空，正在凝望。她走了過去問道：“看什麼？小鬼。”程海果原是好以活潑嬌憨來掩飾她的粗野放縱的。自到人大之後，見班上都是老干部，她想把人家比下去，所以就裝出一副老練諳達的樣子：表明她也是個“老革命”。但她又怕這一裝更顯出自己生得老相來，一則因為“英雄出少年”，老了不奇特；二則老了自己也不利。好在程海果仗着自己的聰明和父親的傳授，也就沒讓這件事情難住。閑話少說，書歸正傳。

且說小周回頭一看，見是程海果，就埋怨道：“你不早出來！兩架噴氣式‘呼’一下就過去了！”程海果一撇嘴說道：“有什麼稀奇！我在部隊上都嫌它吵得慌！”其實她還不是和小周一樣，才見過幾次噴氣式飛機！

那小周一聽，不免驚訝地說道：“真想不到！你是從空軍來的呀？”程海果見人家這樣敬重自己，就滔滔不絕地說起她的光榮史來。小周問道：“程姐，你什麼時候參軍？”程海果笑了笑說：“我參軍的時候，恐怕你還穿開檔褲呢！那是家鄉解放以後的事。我們家是貧農，翻身了嘛！我就參軍了。部隊的生活可真有意思！我當文化教員的時候，許多老首長見了都得給我敬禮。軍隊紀律嘛，沒說的。戰士們哪個不愛戴我？誰見了都叫我‘親愛的程海果導師’！要不是我服務態度好，成嗎？——我也實在不好意思。”小周聽了這話，對程海果著實欽敬，不免“嘖嘖”了兩聲，又問道：“那麼說，程姐今年得二十多了吧？”程海果把臉一紅，俄延了一下說道：“哪……哪里，我才十七歲吶！”小周不禁暗地贊嘆起來：“看人家！大約七八歲就參加革命了！”當下又夸獎了幾句，這才分手走開。

再說那程海果，自从和小周談过她的年齡之后，倒真的勾起了一樁心事。原來她在部隊曾跟一个姓游的軍官談过恋爱，直到現在还不断魚雁往还，互通款曲。不过自到大学之后，她很想甩掉这个“当兵的”，另找一位年輕瀟灑的意中人。只是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这才采取了个权宜之計，先跟游軍官敷衍着，一待找到个如意的人兒，再跟他一刀兩断。为此事也不知她費了多少心血，思考了几个夜晚，最后这才选中了一个。有分教：損人利己，謀夺有妇之夫；毛遂自荐，甘作挖牆之人！不知程海果选中的是哪个，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求愛不成遭羞辱
入圍未准挨批評

話說那程海果，經過反复思考，才想起了和她經常跳舞的一位同学，名喚牟生。此人不独生得美貌，而且參加革命也較早，又是一名共產黨員。真是大有可为呢。正是：主意業已拿定，只待机会到來。

这一天合該有事。牟生吃过午飯，正从飯廳往宿舍里走，那程海果上前打过招呼，便相跟來到牟生的房間，立馬橫刀地往床沿一坐，說道：“我想跟你作个‘朋友’！”牟生笑了笑說：“我有愛人了。”程海果好像有些激動了，一下从床上站了起來，說道：“我只要柏拉圖式的愛！你……”牟生趕緊接过去說：“这不好！这是不道德的！”

那程海果不听這話就可，一听牟生竟說出这等不客气的話來，哪里能按捺得住，頓時出言不遜，冲出房去。

且說那程海果，回去躺在在床上，一面暗罵牟生，一面琢

磨起这事失败的原因。她想：“牟生这人看来生得聪明伶俐，大約是讓教条主义束縛住了，所以才不敢接受我的爱。”她想，这是問題癥結的所在。因为她曾比較过双方的条件，除了她没有入党入团而外，两个人可以說門当戶对，样样般配。

当下程海果越想越惱。在部隊时，团組織曾有意將她列为培养对象，可是她認為团员不如党员吃得开，要入就得入党。等她揣摸出入团也未尝不是入党的可靠階梯的时候，已經晚了。这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时”！必須坚决争取入团。

过了几天，程海果遞了入团申請書。上面寫道：“我像孤兒一样被关在团的大門之外，流浪，流浪，流浪……”

有一天，团支部書記找她談話。程海果心里暗自高兴。想道：“有門兒！大約因为我是老革命，要特殊照顧！”不想那团支書劈头第一句就說道：“程海果同志！你現在要求入团了，这是很大的進步，不过你對自己应要求嚴格一些。你要很好地改正缺点。就拿牟生那件事說，可对嗎？”程海果一听是來找她談这个，就不耐煩了。当下說道：“入团就不能自由恋爱了嗎？”支書說：“这是从哪里說起！自由恋爱也不能破坏別人的婚姻啊！况且你是学法律的，难道……”那程海果哪里听得下去，气汹汹地說道：“你也是个活教条！我是个有稜角的青年，別拿些鷄毛蒜皮的事來磨我，那……那我宁可不入你們这个团！”說罢，扭头就走了。

自跟团支書談过話之后，程海果很是气憤，心里不斷地盤算：“媽的！这个社会越來越法西斯化！恋爱不自由，政治上也不平等。我和那群混蛋們同是1949年下革命，他們都入党的入党，入团的入团，可我为什麼跟私生子一样，舅舅不喜，姥姥不爱……”她忽然就想到父親常說的話來：“人

应当靠自己，別的都是假的。”她想：“此話有理，等姑奶奶干出個樣子給你們看看，那時你們這群混蛋，拿紅白帖子請我入團我都不入！”

程海果自從這次政治投機沒得逞，就想在別的地方打主意了。她想，只要有了名，有了地位，有了錢就好了，別的都是騙人的假話。一天，她忽然看到一件事，不禁抓耳撓腮地樂起來。有分教：遽爾成名，遂令狂女手舞足蹈；忽然垮台，管教蠢物胆戰心驚！不知程海果看到了什麼好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機機會拼湊杰作
鑽空子追求虛榮

話說程海果，有一天隨便翻閱人民日報，瞥見一篇文章，題目叫“質問文藝報”。原是袁水拍同志批評文藝報不該壓制新生力量的。程海果一看，高興起來。她想：“這真是‘時來風送滕王閣’啊！也是我祖上的陰功，父母的德行！這該當我出頭露面了！”原來她想借着文藝報檢查工作之際，撈它一把，以便扶搖直上。當下她想：“二三流的作家不搞他；‘砍倒大樹有柴燒’，不免把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來干他一家伙便了。”可是問題又來了。巴爾扎克總集的名字叫“人間悲劇”還是叫“人間喜劇”，她有些不清楚；好在她“聰明”，她找到了一些有關巴托二翁的傳記、簡評。這才東抄西湊地寫成了一篇百衲衣式的“試論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創作”。

程海果想，這文章自然要寄給文藝報了，他們剛受了批



成名捷徑 吳耘画

評，一定会“懷然知懼”，到时再一威脅，不怕他們不發表。文章上署个什么名呢？她着实費了一番斟酌；幸虧她想起从前有位高老夫子，由于“爱慕俄國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礎’以示景仰”的故事來，她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因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的研究而漸露头角的李希凡、藍翎，于是便在文章上大書了三个字——林希翎。看官記住：程海果从此改名叫林希翎了。

且說那林希翎改了姓名，一來是遵行“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古訓，二來是想拿这名字吓唬編輯，叫他們望名生畏。她把文章寄給文藝報之后，真个是像热鍋上的螞蟻一样，立不住，站不穩，一天給文藝報打几次電話，一回罵他們“官僚主义”，一回又罵他們“压制新生力量”。那文藝報又何尝敢“压制新生力量”呢？只是因为林希翎这篇“杰作”太难处理了！万般无奈，最后指定專职干部二人，煞費苦心地徹底改寫了一番之后，才决定發表。

林希翎獲知喜訊，乐得猛然一跳，离地足有三尺高，大吼一声：“我的兒！想不到你也有今天！”說着就到处串門，向人揚言：“我成了文藝界的‘新生力量’了！这一期文藝報

上署名林希翎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寫的。李希凡、藍翎過去還采納過我不少的意見呢，我們是老朋友了！”她又找人說了無數好話，借得一筆錢，又是酒又是烟地，在云里霧里，自我陶醉了一番。這一天林希翎處處感到有些異樣：太陽變得小了，天也似乎低了，只有烏鴉變得小巧玲瓏起來。到了晚間，林希翎躺在床上，長久不能合眼，剛要朦朧地睡着，門响了一下，走進一個精老头子，自稱是巴尔扎克，說是特地向她求婚來也。那林希翎一聽，不禁罵道：“什麼癩蝦蟆！你還不配！”啪地一巴掌打在巴尔扎克的腦門上，手突然一陣劇痛，掙扎着醒來，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原來是南柯一夢！

林希翎自成了“青年作家”之後，身架也就變了。走起路來，兩眼朝天，前胸挺得老高，兩肩前後擺動。天天酒瓶不離口，紙烟不離手；不是給文藝報打電話要房子住宿，就是要“文藝學習”給她送戲票；真是非同尋常之輩！

一天有人問林希翎說：“程……啊……林希翎，好久沒見你上課了？你……”林希翎“咳”一聲嘆了口氣，然後抱怨道：“你不知道我多忙！文藝報副主編金鏡同志，非要我給他們寫篇四萬字的論文不可，我說不行啊，我太忙了！他說‘你謙虛嘛！咱們老朋友了，無論如何你得幫我這個忙！’——你說我能駁他的面子嗎？真把我害苦啦！”說罷又皺了皺眉，搖了搖頭。

林希翎正在得意之際，誰知法律系黨團組織偏不湊趣，一再提醒要她力戒驕傲浮夸，不要走入歧途。使她着惱的是那中國青年報不該說她靈魂里長着膿瘡，一下子揭穿了她的老底。當時她氣得發昏，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肚去。她本想到法院去，一狀子告倒法律系的黨團幹部和中國青年報。

不料事有未諧，人民法院、人民大學和團中央領導上經過聯合調查，認為林希翎的訴狀，事實根據不多，子虛烏有不少，不能構成刑事訴訟，於是，一方面嚴肅地批評處分了失職人員，一方面對林希翎提出善意的勸告。那林希翎對此合理調解，雖然提不出什麼異議，可是內心裡還是怨氣不出，甚而至於遷怒于百般愛護她的共產黨、共青團，一步步走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泥坑。後話不表。

且說林希翎官司沒有打成，便宜倒是占了不少。這使她很是得意。一件事，是那中國青年報有感于對她的批評過于猛烈，要對她表示團結教育的赤誠，特意請她跟隨報社記者，到玉門油礦去體驗生活；幫助她改造思想，培養她的寫作才能。第二件事，是她因此結識了共青團機關里的一位機要秘書。此人名叫卞節，行為甚是不端，竟然把首長的機密文件偷給林希翎看。至于他兩人情誼之深，從這兒也就可見一斑了。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久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又不久下達積極進行整風的指示。共產黨邀請了各方面人士座談，傾聽意見，改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許多善意而又尖銳的批評和建議。不想那些居心叵測的右派分子，借此機會對黨惡毒進攻。工人農民見此情況怒不可遏，那些正直的人士也都又憤填膺。

且說那林希翎，對黨早就懷恨在心，無縫都想下蛆，見此情形，豈能不喜形于色？她成天鬼鬼祟祟地跑來跑去：一面在學校里招兵買馬，物色同類；一面在城里找卞節探聽消息，準備“彈藥”。這天她從城里興沖沖地回到了人大，叫上兩名嘍羅，馬上就走。有分教：湖光塔影，怎容蝦兵蟹將作亂；

園清林秀，豈讓牛鬼蛇神逞凶！不知林希翎有何活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潛入燕園播流毒 溜出北大吃敗仗

話說林希翎從下節那兒知道了些高等學校里鳴放的消息，得意洋洋地回來對她的嘍羅說道：“走！跟我到北京大學見識見識大世面去！”

原來這時北京大學正是鳴放初期。有一小撮敗類首先貼出了反動的大字報，向黨進攻。其中有自大狂譚天榮，被寬大的反革命分子劉奇弟，大鬧女浴室的流氓李燕生，竊書賊李任，章乃器的干兒許南庭，……全是些品德有虧的無恥之徒。他們竟妄以“時代的先驅者”自任，陰謀趁機蠢動。

且說林希翎帶領嘍羅來到北大，為了發現“人才”，便予“點火”，先巡視了一下大字報，她覺得別人都平平，只有譚天榮、劉奇弟、崔德甫、王國鄉等最為傑出。看完之後，天已黑了。她聽說，法律系的学生，今晚要跟王國鄉、劉奇弟等人，辯論“胡風是否反革命”的問題，便決定留下放一把火。有道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當下林希翎不經介紹，就跟劉奇弟、崔德甫、譚天榮等人一見如故了。

晚上，“民主講台”的場地上燈火輝煌，四周坐滿聽眾。台上發言的一個接一個。中文系的学生從文藝觀點批判胡風的反動思想，哲學系的学生從理論上證明胡風言論的惡毒，法律系的学生從法律觀點上肯定胡風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一個個像鏟了把的葫蘆，張着個大嘴說不出道理來。听

众們高兴了。就在这当兒，台上忽然跳上一个人去。認識的人說：这是刘奇弟。

当下刘奇弟站到台上說道：“現在我們請到了人大法律系的学生，青年女作家林希翎同志，來講几句话。”台下听了都窃窃私議起來。知道的噗嗤一笑說：“嗨！原來是她呀！”不知道的則感到新奇：“作家？——这倒要領教一下！”

林希翎往台上一站，立即把左手当腰一杈，右手微微一挙，等待着听众的热烈掌声。可惜台下只那么稀稀落落地吧啦了几声。林希翎这才开口說道：“刘奇弟同志要我給大家講一講青年人怎样生活这个問題。首先我得声明：今天我不是來參加辯論的，我是來这兒看看我的老师何其芳，跟他商量一下我調工作的事。”熟悉她的人，明知她不會受業于何其芳，又在吹牛罢了；不摸她底細的人，却認為她真不簡單，何先生还是她的“老师”咱！

林希翎老臉厚皮地繼續說道：“我是个貧農女兒，小时在工厂里作工，十三歲參加革命，又在軍隊上呆了多年，文化水平不高，講得不好，大家別見笑。”台下并不領情，“轟”地一声笑了。

林希翎隨即提高了嗓門，盖过笑声繼續說道：“青年要独立思考，不能盲从。我們毛主席是好的。可是下边的都是些混帳！我們要反……”这时四面八方都喊起來：“叫她滾下來！不許她胡說！”“不能讓坏家伙爭鳴！”林希翎真想不到北大同学竟然这样缺少“民主”傳統，不由地顯得有点慌張了。刘奇弟这时在台上也急得抓耳撓腮，团团乱轉。到底是林希翎見的世面大，鬼点子多。她兩手在空中直擺，要大家靜下來。台下这时有人喊道：“要她把毒水都倒出來，看她講些什

么！”

台下稍为安静下来。林希翎想鑽空子，争取合法的斗争。她马上又讲起来：“百花齐放，自然也讓毒草放。这是主席說的。现在党整風，要大家‘鳴’，以便改進工作，只要‘鳴’得对，就是反革命也应该讓他鳴！”台下又怒吼起来，坚决要把林希翎轟下台去。这时台下遞上來許多張条子。林希翎隨手打开一張，上面寫的是：

你說你是貧農的女兒，如果不是党，你能進大學嗎？是誰把你培养到今天这样的？你罵党是混蛋，你良心何在？回答我！

林希翎看过之后，非常尷尬，实在无法回答。她眉头一皺，計上心來，放声說道：“有个条子，我念念大家听听：‘林希翎，你这个娼妇养的歪刺貨！丢尽了 you 上八代的臉。你滿嘴里放屁拉騷！再胡說，小心坐牢！’——这罵得多么无耻呀！我回去就想進監牢！你們……你們，欺負我是个女孩子！啊……啊”說着說着她兩手捂住臉，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当下二帅刘奇弟，軍师王國鄉、崔德甫等，趕緊上前扶住林希翎，把她攙下台來，一声呼哨，向校門蜂拥而去。跟來的几个嘍罗也从陰暗角落里鑽出來，夾着尾巴逃去了。有分教：群丑聚会，陰謀全國点火；一人逞能，妄想北大冒烟。要知林希翎逃到哪兒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办“广场”群丑献策
搞陰謀女將逞能

話說林希翎率同一群嘍罗狼狽逃出了北大南校門，环

顧左右沒有外人，這才開口說道：“群眾被權威思想束縛住了，一時難以提高覺悟，這得重新制定策略。王國鄉、崔德甫在嗎？”兩人應聲站出來說道：“在！”林希翎吩咐道：“我看譚天榮、劉奇弟兩位的大字報寫得太露骨了，在群眾中容易被動，今後恐怕不便于出面。你們兩位是學新聞的，應該設法組織人力，尤其是要物色學校里隱姓埋名的能人。三天以後，你們帶着名單到我那兒去商量大事！都回去吧！”當下北大的幾個敗類，像奉了聖旨一樣，乖乖地回了學校，那林希翎也帶着同來的幾個嘍羅自回人大不提。

且說三天以後，王國鄉和崔德甫帶着名單和一個綽號張光頭的“隱姓埋名的能人”代表，一同到人大“晉見”林希翎去了。他們一行三人來到林希翎的住處，只見屋裡已有好幾個人等在等候了。當下經林希翎介紹，這才知是人大方面的同道者。彼此道過“久仰”，崔王把名單遞給了“女王”。林希翎發話道：“如今群眾的思想都凝固了，首先應該進行宣傳，擴大我們的影響！”王國鄉胸有成竹地說道：“我提議辦個刊物，跟保守勢力爭取群眾。這個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而且是複雜的。我們一定要干到底！”林希翎擊節贊賞，并作補充說：“說得對！十九世紀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給我們提供了這條經驗。”遂回頭向崔德甫問道：“你說呢？”誰知那崔德甫正仰着臉，對林希翎望得出神，經這一問，才猛然一驚，“啊啊”了兩聲，隨口答道：“太對了！應該上街！”林希翎斜瞟了他一眼，輕輕罵道：“冒失鬼！”

就在這時候，眾人眼前忽然一亮。眾人定睛一看，原來是張光頭。閃到了屋子中間，他把頭一搖，在空中劃了個圓圈，右手疊起兩個指頭來，一句一頓地說：“要鉛印！發行全

國！在全國點起火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對極！”“妙極！”當談到如何鉛印的時候，大家躊躇了。林希翎這時滿有把握地說道：“沒什麼關係，我讓‘文藝學習’給印！”這時節嘍羅們對林希翎奉之如同神明，又有點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全不想那“文藝學習”乃中國作協所辦的刊物，豈是她林希翎開設的反動印刷廠？嘍羅們當下對林希翎贊不絕口，那林希翎也樂得假意謙虛幾句。當場經過討論之後，作出了兩項決議：創辦的刊物，定名“廣場”；主編圈定張元勛。

林希翎環視

了一下屋裡七長八短的幾個嘍羅，滿意地笑了。隨着就說：“人大這邊的問題，我們早已決定了。北大的事由你們幾位負責。我們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要……”



繼續放毒 吳軫畫

說着兩手掌朝外推了兩下，暗示要把野火延燒全國各地。她又對着那兒張呆滯而愚蠢的面孔問道：“懂嗎？”只見幾個腦袋，一起機械地點了一下。有分教：連哄帶詐，希翎弄權術；調兵遣將，人大布機關。欲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看貨色佯作敗陣
吐毒水真當勝局

話說林希翎和北大的一群小丑，決定辦個刊物，以便煽動高等學校鬧事。當她躊躇滿志，以為這回即使搞不出個“匈牙利事件”，可也夠共產黨受的。却不料北京大學的學生煞是厲害！那王國鄉和崔德甫幾個嘍羅，回到北大剛一活動就被識破了。學生們沒讓“廣場”這個孽種出世，就把它憋死在娘肚里了！後來在反右派鬥爭中，這群敗類一個個作了落水狗。這些都不在話下。

且說林希翎，在人民大學早已名譽掃地。但她並不甘休，很想把人大搞得個烏煙瘴氣，好混水摸魚。然而人大的學生却並未睡覺。她跟她那批嘍羅們一舉翅膀，大家就知道她往哪兒飛了。於是人大學生會主動召開辯論大會，邀請林希翎發表她的“演說”，先看看她的貨色。那林希翎真個利令智昏，居然樂不可支，想要演一出“單刀赴會”。

這天晚上大會開始之前，林希翎就先往人民日報打電話，找鄧拓同志，要他派記者參加她的“講演”會；接着又給團中央、光明日報打電話，要他們來人恭聆懿訓，從她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情來看，仿佛勝利唾手可得了。

她因為在北大吃了個虧，不敢那麼冒進了。她知道群眾的思想多半是“凝固”了，不會接受她的“新見解”。所以她決定採用“小捧大罵”、“虛撫實打”的辦法。她一開始就先表明她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她也相信社會主義是美好的，可是馬上調轉話題地說，中國目前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生

產水平還很低。當然她也就不愛中國目前這個社會了！隨着她就肆無忌憚地詛咒起來。她肯定地說：“現在的社會太黑暗了。農民生活沒改善，工人到處都罷工，去年我到玉門去，一路看到了無數起的罷工事件！並且玉門就發生了小匈牙利事件。很多工人都找我申冤。”

台下的聽眾憋不住了。許多人此起彼落地高呼不能容忍反動宣傳，要她滾下去；可也還有少數人欣賞她的“勇敢”和“獨立思考”的精神，覺得林希翎說的有理，就自動“皈依”她了，紛紛跑到台旁，要求林希翎堅持講下去。那林希翎看到這種情形，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辯論會的主席想：“這次會原是要她亮亮貨色，目的達到了，不如散會。”就宣布說：“今天的會就開到這兒。以後繼續開！”支持林希翎的那些傢伙以為他們占了上風，興高采烈地簇擁着林希翎得勝回朝。有分教：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當場出丑，頓教屁滾屎流。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樂觀冒進希翎遭慘敗
急流勇退譚嬭授真經

話說人大的第一次辯論會，只是讓林希翎吐了吐毒水，亮了亮貨色，並沒準備當場批駁。人大同學經過摸底，作了充分準備，不久就召開了第二次大辯論會。林希翎來到會場，神氣十足，她那些嘍羅們也都一心一意地準備着和林希翎共享“勝利”的歡樂，不料第一個上來發言的就不簡單。一下把林希翎那些論點個個擊破了。這發言人說：“林希翎表面擁護社會主義，實際反對社會主義。她先不承認中國是社

会主义，那她还会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吗？按照她的说法，中国目前生产水平不高，所以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美国才是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喽！”台下一阵哄堂大笑。其他发言人接连上台，把她捏造的“事实”也都一一加以揭穿：她说玉门发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纯属捏造。其实只有两个初中毕业生，因为不愿作行政工作，坚持要学技术，旷工两天。经过说服教育，早已改正错误。这位发言人最后又质问林希翎道：“跟你同行的两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明你在火车上一路大骂乘务员混蛋，躺在卧铺上不动一动，怎么能看见沿路工人都在罢工呢？真像你说的，跟你同行的人怎么一无所见呢？”林希翎眼看谎言揭穿，大势不好，便想溜走了事。不料让大家瞅见，台下就有人喊了起来：“溜走不算好汉！”那林希翎万般无奈，只好坐在那儿。她一会儿用报纸捂住脸，一会两手抱住头，一会用手堵住耳朵。可是群众并不就此罢休，一定要她当场回答大家的质问。她着实慌了起来。

林希翎站在那儿，两手不再扶腰了，口齿也不那么清楚犀利了，她支支吾吾，一会说大家误会了她的原意：“我的意思和毛主席的一样，只是没说清楚。”一会自食前言，装嗔作态：“昨天说的不算！我是跟你们开玩笑来着！”最后一切伎俩用尽，只好自我解嘲似地说：“原来我是说跟大家一道来探求真理的，谁能保险不说错？大家何必认真呢！”

林希翎完全陷于孤立了。受她迷惑一时的人也逐渐看清了她的一副丑恶面目，而高揭义旗，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了。只有她的几个忠实信徒还在执迷不悟，负隅顽抗。

林希翎这时方寸已乱，急得像走马灯一样，来回地团团转。她又悔又怕：后悔的是，为什么忘记了胡风的失败教训，

也“被乐观估計所蔽，終于冒進”，以致弄到這等地步呢！害怕的是，幾個親信嘍羅一起義，如果把全部活動和盤托出，那就更是“媽媽的”了！偏偏在這最吃緊的關頭，她那位乘龍快婿卞節，見事不妙，下了一封“哀的美敦書”，跟她斷絕了關係！這不啻斫掉她一只左臂。那分惱火就不用說了。她盤算着：“糟透了！最重要的是保住殘局，不要完全敗露！”常說狗急跳牆，人急生智，這時林希翎靈機一動，腦子里活脫脫地浮現出她那干媽來。

看官！你道林希翎這位干媽是何等樣人？原來她名喚譚惕吾，早年在北平大學讀書的時節，信奉國家主義，原是當年學生中的一個右派。後來因為她善于觀測政治風雲，進行政治投機，遂出落為一名女政客。解放後，黨和人民以不拒細流的海量，請她參加了“政協會議”，並選她作了人民代表。這些舊話，表過不提。

且說這譚惕吾乃是個老處女，晚年頗有寂寞之感。說也真是機緣湊巧，今年二月間，林希翎在東四區人民法院實習，那譚惕吾也正好到這兒來視察。當下兩人一見傾心。從身世經歷談到了司法工作，從國內外大事扯到了人生哲學。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她二人叙談半日，難分難舍。林希翎自忖：“如跟她拉上關係，將來定有不少好處！”譚惕吾也想收她作為一名黨羽。當時林希翎對譚惕吾忸怩作態地說道：“看見你，就像看見我的媽媽一樣。你可真是個‘慈愛的媽媽’呀！”那譚惕吾原也是個有心之人，一聽這話，正中下懷；遂脫口說道：“不怕你見怪！要是不嫌的話，就認我作干媽吧！”當下林希翎就拜在譚惕吾的膝下，作了一個螟蛉義女。臨別之時，譚惕吾再三囑咐說：“女兒啊！常

來看看干媽！要有什么急難大事，媽媽一定替你想法子。”在這次整風期間母女也短不了相見，譚惕吾面授機宜，確也幫過林希翎不少大忙。

這些表過不提。且說那林希翎一想到這兒沒再猶豫，會後便去找她干媽譚惕吾。

再說那譚惕吾，近日常也正是泥菩薩過河 自身難保。皆因她跟一個名喚黃紹竑的老相識，在整風運動中合伙向黨進攻，目下民革小組正在清算她的反動言行，幾乎弄得她無處藏身。這天本想閉門打打算盤，想法蒙混過關，不想林希翎一脚闖了進來。譚惕吾劈頭第一句就說：“你可來了！干媽正要找你呢！你可千萬不能把咱倆的關係說出來呀！”說着就把她自己的情況告訴了林希翎，林希翎也述說了一下自己的困難處境。兩人正在“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時候，忽然從外面進來一個胖乎乎的老頭子。譚惕吾趕緊迎上前去，指着林希翎道：“我的干女兒林希翎！”

跟着又對林希翎說：“這就是我常對你說的黃紹竑先生，他每個星期五都來看我！”

看官！你道這黃紹竑又是何等樣人？原來他曾官拜蔣家王朝廣西、浙江兩省省主席。在任上刮了無數民脂民



面授機宜 吳耘畫

膏，屠殺了不少的革命志士；後來又挂起“擁護”共產黨的招牌，混進人民隊伍從事政治投機。在這次整風中他也乘機大放厥詞，對黨肆意誣蔑。並且還會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機密文件，供給林希翎作為向黨進攻的“彈藥”。這次黃紹竑趕到譚家來，也是為了商量“戰略退却”的，這三人本都同氣相求，況又同病相憐，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了。那林希翎本已狡狴的了，可是“姜是老的辣”，比起譚黃二人來，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當下經他們的“啓發”誘導，林希翎恍若醍醐灌頂，仙丹入肚。林希翎大悟之余，竟又想出一條妙計來。有分教：仙師指導有方，常生奇計；女弟妙悟無窮，頓出花招。要知林希翎又生何妙計，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兩同學揚言請開會
三仙姑得意中瘋魔

話說林希翎在譚家一連住了七天，這才滿載而歸。回到人大，她就宣稱“有病”，大會小會一概不參加，可是她却在背地里積極布置“退却”。這天她偷偷地把親信曠羅衛試沼叫到她房間來，先是跟他擠肩弄眼的出了會洋相，接着又給衛試沼灌了會迷魂湯，然後才談起“公事”。兩人密談，剛剛入港，那門兒“砰砰”響了兩下，隨着“吱呦”一聲進來兩個人，他倆抬頭一看，原來一個是團支書史珍禮，一個是小周。林衛二人不免有些慌張，林希翎就勢往床上一歪，隨口哼了起來。衛試沼尷尬地站起身來，“啊啊”了兩聲，沒說出一個字來。史珍禮不知底細，向林希翎問道：“你病了嗎，程海果？”——看官不要誤會！法律系班上並不尊敬這位“青年女作

家”，一向宣呼本名程海果，这叫我說書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閑話少說。那林希翎既是“有病”，自然就不能說話了。只見那衛試沼像煞有介事地說道：“嗯……嗯，你不知道，一盒火柴少了半盒！可能她吞……吞下去了，剛才还嘔吐來着！”这时站在后边的小周煞是机灵，环视室内并无嘔吐痕迹，就故作驚訝地問道：“那可不得了！干嘛不找医生灌腸呀？”这句话正好触痛林希翎的心病。她就突然像三仙姑上了神似地，將头髮一把扯乱，双腿在床上不住地乱蹬，口中大声嚷叫起來：“哎呀！媽呀！我怕！啊……啊”嚷着嚷着又从床上坐了起來，兩眼瞪着天花板，指指划划地胡說起來。“那是什么？鬼！鬼！鬼！——你們都給我滾出去！”

史珍礼見她裝瘋賣傻，立即嚴厉地說道：“你放明白点！这个当不了事！一会請你参加辯論会！”說罢就跟小周往屋外走，小周一边走，一邊对史珍礼說：“这场趣劇真可以賣票呢！”

林希翎自此裝瘋賣傻，酗酒作狂，企圖执行她跟黃譚的攻守同盟，避免交代問題。她實可謂无恥之尤！何以見得？有詩為証：

学劍不成去学書，多方鑽營求广譽。
欲作武墨空有夢，得放桓温惜无錢！
昔時狂吠似蜀犬，今日長寧變黔驢！
請向丰林茂草去，好为蒼鷲行乐圖。